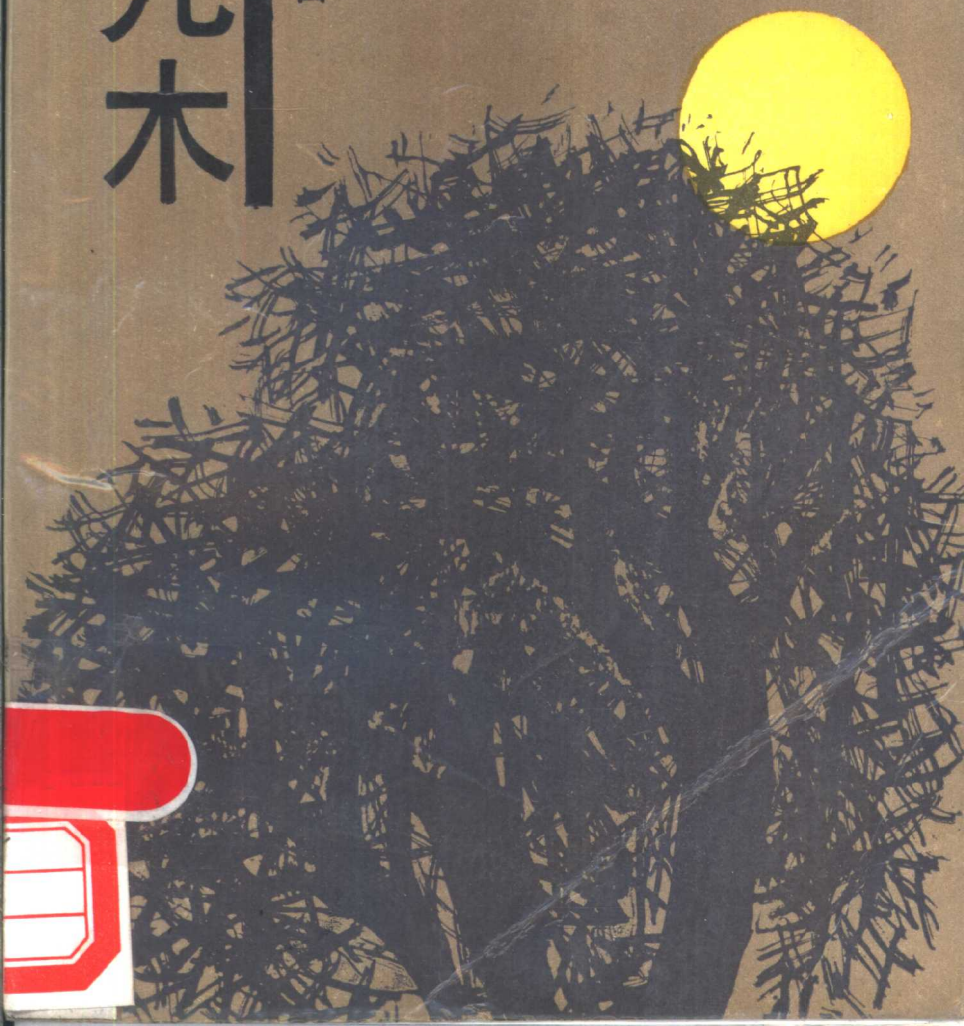


5/6
王德忱 著

女儿木



女儿木

王德忱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女 儿 木 NuERMu

王德忱 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封面设计：王 潇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92,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印数1—2,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3.15元

目 录

女儿木	(1)
高丽洞	(64)
槌 石	(86)
滚动的石头	(97)
八月牛	(114)
金 盆	(131)
邻 居	(149)
犁磨人	(173)
半匹棺	(182)
冬天的故事	(191)
街市新主人	(205)
阳 子	(217)
惊蛰乌鸦叫	(227)
吊桥下	(247)
劈 仓	(263)
最后的夕阳	(278)

女 儿 木

—

粘老八跳下木船，两手别扭着，系了半天才把缆绳拴在岸边一米多高树桩上。赶紧地，解开裤子，忙不迭掏出来，冲一蓬叶筋粗硬的王八骨头撒了泡尿，顿时浑身轻快多了。这半晌，小肚子憋得生疼，一胀一胀难受，那个乱拱乱拥在心头的秘密也不让他消停一会儿，脑子里足足有一百个念头在翻腾，把他弄得晕晕乎乎。边系裤子边又跳上木船，背起椴树皮编的背筐。筐里装了一下子早上那会儿才挖来的党参，黄白色参条子探出筐外不住颤动，就象剥了皮还没死的草梢子蛇。

山路上，粘老八一个人边走边咕咕哝哝，一种抑制不住的快活把本来就怪吓人的大下巴拉得老长，顶在脖窝。这就去找队长，对他说，看他怎么办。尽管公社早改为乡，大队改为村，可粘老八还是习惯称呼落凤窝主事人姚大疤痢为队长。木丝子顺溜的木头劈起来省劲，就是这样。

半小时前，粘老八一个人，猫着腰，胯下骑个小狗似的

架势，半蹲在沟膛子拿小平镢刨党参。今年雨水不错，林子里湿度大，溪谷林阴边上、沟地灌丛生满这卵形叶子的三叶菜，个大茎粗。没刨上一小时，背筐里就快装满了。口渴。他用眼睛寻找周围的山葡萄藤和酸浆菜，这种时候要是嚼点它们那才惬意呢。就在这时，他目光被几十米外的一粒白点粘住。绿色中，那白点似只越来越近的白蝴蝶直逼过来，近前，他才看清原来是本村一个农民，白布对襟褂子给风兜起在身后。这人双目张惶，神色鬼祟，到了跟前，不说话，一双目光结结实实在他脸上捏巴了一遍，他觉出眼睛都被这人捏痛了。足有十秒钟，这人才把溜尖的嘴巴凑过，这时他听见屁股底下的枪头菜“砰”地一下，胸口窝肉皮儿猛然一跳。他努力显得镇静，轻轻眨巴下眼：

“得了吧。”

“真的。”

紧盯着这人热烘烘嘴巴，里头那条粉红色舌头一拱一拱，随时可能翻转过来。他从地上站起，脸色就灰了，抓住对方衣领：“你这个鬼。”说完，慢慢松开手，丢下这人赶紧转身走掉了。他担心自己内心的秘密给对方看破，更担心对方话是谎信，他得赶紧去看看。那会他心里乱透了，两腿乱七八糟地在林中小道上蹒跚着，当他来到只住着树珍家一户碓子沟门，看见向日葵地边的树珍肚子象一口小锅扣在上头，他心里叫了一声，天地间金黄一片，到处是一片盛开的、疯狂摇晃的葵花盘子。他原地蹲下。摸出烟袋，点着，抽上两口，周身的骨节全开了。千真万确。得赶紧把这桩事捅出去，闹得越大越好，雨大了可就没了干鞋。

粘老八直奔葡萄沟。他猜想姚大疤痢还不知道这桩事，不然不能这么安生呆在家里。前年开犁那会儿，姚大疤痢托

人从山外买回六只貉子，如今正在家里尽心尽意伺候它们，比伺候自己老娘们儿坐月子还上心。这次，少他这条头狗打不了围，就看他朝哪搂火。

老远，粘老八便看见队长正在自家场院烟架旁边忙活着什么，好大一片烟架，清一色碗口粗核桃楸杆子全部剥去青皮，鹿角形杈子个个那么光滑漂亮，在偏午的阳光下闪光，似涂了层油。这个人精，手比狗獾爪子还快，地里烟叶子还没上来烟浆呢，烟架子便老早支了起来。

“背筐里是啥啊？”

“你老娘们儿的尾巴根！”山沟里静极了，听得见林子的呼吸，俩人的喊话都带起回声，相互缠绕在一块，几秒钟后被四周的林子吞掉。

姚大疤痢低声骂了句。这个丑八怪，天底下再找不出这样大的下巴来，活似犁杖上的铁铧子。三十年前他就想过，粘老八的下巴可以蹠地。“过来瞅瞅吧，你可晒不出这成色。”

粘老八这才看见姚大疤痢手指勾着一串干榆黄蘑，这个时候的风太热太粘，否则他能闻到它们独具的清香。榆黄蘑是山里最不易晒干贮藏的一种蘑菇，吃它只能吃鲜，只有好性子人不嫌费事才能把它们晒出来。鲜时从榆树干上采回家，吊在房檐下阴干一天半晌之后再扔进铁锅用盐开水焯过，捞出让傍晚时的小风溜着。没了鲜时的金黄，蘑伞与蘑腿变成白柳条那种颜色，却不走一丝清香气味。半月前，粘老八就听队长说过，等陈老师放寒假时给他带回去点落凤窝出的玩艺。

“你该出头了。”

“说啥鬼话？”

“等你抬枪苗子呢。”

“哈呀！”

“貉子是你龟儿子啊？”粘老八扔下背筐，食指绷直，对准姚大疤痢的黄眼珠：“一天到晚猫在家里，屁事不管，啥东西！”

姚大疤痢觉出事情的严重性，愣怔着。

“出了啥事？”

“树珍肚子大了。”

“瞎说。”

“把我下巴摘了。”

当年被黑瞎子舔了一口后留下的大疤痢，渐渐红起，似苦霜后的色树叶儿。

“你得管。”

姚大疤痢没听见。

“你得管。”

姚大疤痢快气昏过去了。

“我说了，你得管！”

“当然管……”姚大疤痢有气无力地喃喃着，脑袋莫名其妙地左右晃动那么一下。后来，突然碰翻踩盘夹子似地跳起，目光凶狠：“干啥不管啊！”

粘老八一把抓住姚大疤痢胳膊，手劲那么狠，脸上却笑得象个贼娘们儿：“你，打算怎么管？”

姚大疤痢并不回话，一把推开他，身子非常可笑地哆嗦着，象只才给夹断一条腿的野兽朝大坎下奔去。

“瞎，瞎，听我说啊！”

姚大疤痢什么也听不见了。这会儿，他脑子给怒火烧坏了，眼睛也变得不好使起来，所有东西都变得花花搭搭。这个消息实在是糟透了。“黄眼畜牲，老子轻饶不了你，落凤

窝的闺女就那么好睡吗？”他恨不能一步冲进那间树皮瓦苫成的小屋子，拖出那个坏蛋，拿麻绳捆个四蹄对扣再狠揍一通。一种如同自个老婆被人睡了的耻辱和仇恨令他怒火中烧。

粘老八傻眼了。

“大疤痢！”

粘老八喊出最后一声，就听身后貉子笼里一阵骚动，他才闻出闷热的空气中有股子难以忍受的臭臊。他回头，只见笼内一只母貉正冲他龇出弧形门牙，尖嘴两侧的八字形黑纹吓人地竖立起来。

二

八月的落凤窝，牛屎都是绿的。

五十年前，这里还没有人烟。山地表面覆盖着一层疏松的火山灰、火山砾、火山砂、土壤皆是山地暗棕色森林土，肥厚而湿润。植物繁茂，种类丰富。地势，坡度大而陡峻。多少年以来，居住在落凤窝的农民从不养马只养牛，马在这里不中用。即便是外面的牛，来到落凤窝也不中用。落凤窝的耕牛一律是本地牛一代又一代繁殖出来的“板橙腿”，身架小而瘦削，犄角无弯，尖腩。牛有三绝。善走高坡大坎险恶山道；干活不用吆喝，鞭子废去；开犁蹠地专走垅台边走边破垅，外人看了羡慕。一年，本村人从外面买回一头黄皮公牛，膘肥体壮，气宇轩昂，谁知上山才试过一回便被本地牛杀了威风。四十度的大陡坎。使上车闸，鞭打棒搯，那牛就是不走。双目瞪得鸡蛋大，肉皮子下面串了气一般突突乱

跳，四蹄插进地里半尺多深，拼命往后挫着屁股。无奈，人骂不绝声走下山去，很快牵来一头样子丑陋的本地牛来。就见这牛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态，摇头晃尾，扑簌眼皮，舔着鼻镜，眨眼功夫捣着小碎步将车稳稳当当拉到山下。牛瞅牛，眼里先是轻蔑，随之雍容大度起来。山下牛懂得怎样拿着分寸。落凤窝的牛是落凤窝的特产，还在胎里时候便学会拉车挫坡的本事，都说近亲繁殖害处极大，这儿的牛却是金不换。

落凤窝的三多三怪更是落凤窝人独有的东西。

狗多跳蚤多背筐多。

三怪：打垅斜着打；铲地不蹦地；冬天打柴不用爬犁。

落凤窝人自卑感很强，这一点不如牛。

差不多每年，落凤窝上学的孩子都要集体大哭一次，原因是没来几天的老师又走了。数遍全部来过落凤窝的老师，最长的呆过八个月，最后被比树叶还多的跳蚤咬走了。临走那天，老师脱下身上衣服，倒上煤油，一把火烧个精光。他是怕把落凤窝的跳蚤带回去。村人站在操场上，忍受着羞辱，却半点办法没有。直到他头也不回走到村口，人群中才有人身子一歪，仿佛要滑倒似地喊着：“他烧衣裳，娘 娘 他烧衣裳，操咱们大伙一样……”却没谁应声，更没谁动，眼巴巴看着老师如同挣脱囚笼的鸟飞得无影无踪。这叫念的什么书哇！烂麻绳纳鞋底子，保不准啥时就断了，续麻的茬口都接不上。

落凤窝，山神爷都不愿意歇脚的鬼地方。

一个多月后，山上庄稼全部收回仓囤的时候，大人孩子总算盼来个新老师叫陈辛明。一只腿稍稍有点瘸，说是跟人家打架腿上挨了一刀子，伤还没好利索。

落凤窝小学毕竟有了新老师。

村人没几天都高兴起来。学生们回家都说新来的老师课讲得好，十分卖力。嗓门宏亮，吐字清楚，狗枣子似的喉结无比光滑地在脖子上头上下滑动，使学生们着迷。

没事时，陈老师喜欢一个人在操场上一瘸一拐地唱歌，调子古怪，又高兴又忧伤。

唱的是这样：

哎！

阳光越过高高的围墙射进纱窗，

哎！

见你俊俏的面庞使我平静的心儿迷惘；

你这美丽无双的姑娘可将我爱上？

哎！

青春一去不返，错过良机你会孤寂忧伤。

陈老师老爱闹点小毛病。

下第三场雪日子，陈老师脑门上添了三个紫红色火罐印子，凸起多老高，样子痛苦得没法说。村里有人特意炖了才打到的狍子肉，端到老师一个人住的那间树皮瓦苫盖的小屋子，只见他正一个人对着小圆镜子叨叨咕咕，似神魔附体，不知讲些什么鬼话。

“听说老师病了……”

“没病。”老师收起小镜子，转身说。

“这碗洗了两遍呢。”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就是狍子肉？好吃，真的就是好吃。”边吃边没遮没拦地笑，嘴咧开很大。

老师，好象不该这种嬉皮笑脸的样子。

“打的？”

“套的。”

“明天晚上我去你家里吃，你舍得不？”

没几天，老师又病了。这次病得不轻。不能上课了，说不出话来，嗓子里头的肉生出脓点，嘴里一股臭味。整日发烧。

村里大人差不多都跑到学校来，各自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其中一样东西引起老师的注意，抓在手里一把，看了半晌。

“什么果儿？”

“女儿木果儿，长在女儿木上。你吃吃看，酸甜，冰凉，败火呢。”

老师认真打量颜色略显灰白的果子，样子挺不起眼儿，每颗果实才有高粱米粒大，果蒂却有火柴棍长，呈黑色。他摘下一颗，当着众人面放入口中。“好吃。”老师用鉴定的口吻说道。“那就多吃。”“是啊，那就可劲吃，这玩艺又不花钱。”“咱这儿有的是这种东西，山上净是女儿木。”顿时，一屋子脸膛射出光彩，都不出声地看着老师将手里的一把果子填进嘴里，连果核也吞下。

“好凉好凉。”老师双目生出精神。惊奇地看着筐里的女儿木果儿。老师觉出自己火热的病身子这时正浸入清凉河水中，非常舒服。

“这东西秋天从树上采下，当时不能吃，专等放到冬天冻过以后才吃。上了冻，它就生出甜汁，越冻越甜。”

“怪事。”

怪事委实不少。随着每天日子过去，学生们放学回家都要带回让大人们困惑不解的有关老师的种种消息。跟以往所有来落凤窝的老师相比，这个老师平日一举一动都带着孩子

般的天真顽皮，作风轻浮，和学生们乱开玩笑，一点不象个当老师的样子。

孩子们却欢喜得要死。

老师从来不冲他们瞪眼，拍桌呵斥，一次也没用教鞭狠抽他们屁股。

“娘，俺老师今天在课堂上让俺们猜谜语来着。”

“猜个什么？”

“一棵树结俩梨，小孩看了干着急。”

“什么？”

孩子嘻嘻一笑，在娘的乳房上抓一把，趁机撒娇：“就是它呗。”

孩子娘“刷”地变了脸色，老师居然在课堂上讲这种开不得口的东西，这算什么！

“爹呀，我腓根疼。”

孩子放学回家，红鼻子肿眼向大人诉苦，小脸上泪迹未干。

“怎么了，是不是摔着了？你这个猴儿，走道从来就不长眼。”

“不是的，是老师踢的。”

大人皱起眉头，扒开孩子裤子一看，果然屁股青了一块，足有拳大。正待发火，一抬头，见老师一脸歉意进了屋子，站在面前。“真对不起，上体育课我领学生们玩‘踢四城’就是你这个小子攻到我的城下，被我踢了一脚。”

“该踢嘛。”一脸顺肉早没了方才的怒气，手拉着老师在炕沿上坐下。

“其实都不是真踢，一种象征，就是抬腿虚晃那么一下……”

“小孩崽子肉活，水豆腐似的，不碍事不碍事。”心里却嘀咕，你多大？学生多大？孩子们能玩过你？当老师的该知道个轻重。

又病了。

这次是胃疼，翻来覆去在炕上打滚儿，疼得满头大汗。

“这个老师怎么老有病啊？”

“呆不长。”

猜测却不准，寒假结束那天，老师准时回到学校。走路再不一瘸一拐，脸上气色也比先前好看了许多，眉目传情，逢人便有礼貌地一笑。一身样式新颖漂亮的衣服使他整个人显得非常年轻英俊。

新学期开学的当天晚上，老师找到姚村长，语气庄重，提出要村上给小学校几块木板和几根大尺寸木方，他要实现很长时间以来早就有过的打算，准备亲自动手为学生们做一副篮球架子。村长当即满口应承下，但告诉他不必自己动手，篮球架子交给本村木匠去做好了。满心欢喜的村长送老师出门，不料老师又提出第二个要求，这后一个要求说来实在微不足道，不过却让村长糊涂了一夜。

“把它给我吧。”老师用手指着围了磨盘一圈的狗枣藤子。

村长盯住眼前这根细而白皙的手指，认定和正常人手指没什么两样。

“你舍不得？”

“什么用？”

“自然有用处。”并不说明，“舍不得就算了。”说着，一只脚迈出门槛。

村长再不敢问下去，赶紧将推水磨时用来挡住米浆的狗

枣藤子撬下，双手捧过。老师并不道谢，一手接了过去，用分不清是命令还是警告的语气说了一句：“你告诉木匠得快点。”

接下来，每天一放学老师就去木匠家，看木匠在房前空场上做篮球架子。他脾气很坏，目光挑剔而严厉，没轻没重地冲木匠说些令人难堪的话语。才两天，村里这个唯一的木匠便对老师生出十分恐惧的心理，只要老师一走进四周用木桩子夹起的院子，木匠脑袋便一塌糊涂，笨手笨脚接连闹出许多笑话。“我可想象不出来，你怎么会是木匠，木匠会是你这种人。”老师目光乱扫，对木匠手艺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和嘲弄。“连只篮球架子也做不好，我在图纸上画得清清楚楚，就是从没动过斧锯的人这会也早该做出来了。你这个木匠太笨了，在城里一天也混不下去，肚子会饿瘪了的。”可怜而倒霉的木匠，从头到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手里的凿子仿佛不是在凿木头，是在凿自己身上的骨头。在魔鬼身边干活，身上每块肌肉都长错了地方。“你还是歇着吧，我来干，你该抽口烟了。”老师从木匠手中夺过斧子、凿子、看也不看，劈哩啪啦一通猛凿，木屑乱飞。木匠心里暗暗叫苦，嘴上却不敢声张，眼见这个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年轻人转眼功夫把好端端一把凿子弄坏，凿子把儿硬是被斧子砸裂，套在上面的圆形铁箍斜吃进木肉。

一星期后，落凤窝小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篮球架子耸立于小操场上，二百多口子人过节似地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孩子们个个发了疯，大喊大叫，围着篮球架小跑成风车。大人们蹲在操场四周久不散去，非要在这一天亲眼看看自家小孩崽子怎样扔球。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快活开心的日子！这个无比令人激动的场面正巧被从乡里开会回来的村长撞上，当

他来到篮球架子跟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天晚上老师毫不客气朝他要走的那一盘狗枣藤子，此时正被当做篮筐固定在篮板之上，真是绝妙无比！

篮筐整整比标准篮筐直径大二十公分。

“大点好投，学生们一投就中。”

老师脸色得意地对村长解释，说着，举手投球。就见那只桔黄色皮子瓣拼在一起的东西先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之后什么地方都不挨着地从狗枣藤子盘成的圆圈中间掉了下去，在结冰的地上发出“嘭”的一声。

村长哈腰直奔球去，两手抓住朝他家的“磨盘圈”使劲一撇，居然投中！乐得村长拍着屁股哇哇大笑。

“老师的办法好，大点比小点强，老撇也撇不进去有什么意思！”村长痛痛快快地说。

就在这天，人们终于才弄明白一件与自己有关的重大事情，原来这张不时流露出孩子气的年轻面孔就是许多年以来落凤窝人一直默默等待出现的面孔，面孔上每一部分都正如大伙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愉快和满意。尽管这张面孔以前曾给人们带来怀疑和沮丧，然而今天，透过老师自己掏钱买篮球这桩事情背后，再没有半点理由让人怀疑他对落凤窝的忠诚。从这以后，这张面孔牢牢印在每位父亲和母亲的心里，仿佛是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想起便禁不住夸奖、议论一番，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这张面孔打扮得美丽、动人。几乎没有谁会不同意这样一种议论：这是个注定会受到人们欢迎、爱戴的老师，再不会离开落凤窝。

可谁又料得到呢，没过多久，老师又病了。这回，病情不明，病期很长，终日无精打采，衣服邋遢，鞋子懒得系带。有时不洗脸就去上课，常常下了头节课才钻进他一个人

睡树皮瓦盖的小屋子，匆匆忙忙扒拉几口半生不熟的饭食，之后再接着上课。学生们回家对家长说，老师这些日子嘴里经常牙疼似地哼着一支凄凉、悲伤的调子，歌词与落凤窝三多之一的跳蚤有关。

哎！

你这精灵变的跳蚤实在太恶毒，

哎！

见你漆黑的身子长长的脚我就直想哭，

你这讨厌的东西为何缠住我不放？

哎！

青春被你咬碎，美丽的岁月变得血糊糊。

三

上午阳光最毒的时候，树珍瞒过娘的眼睛，蹑手蹑脚走出院门，接着身子飞快一闪，钻进大门左测的向日葵地。

阳光晒得特别厉害，没有了露水。透骨草、野小豆秧、穿地龙、马蜂草……全都被晒倒地上。向日葵地里闷热，没有一丝流通的空气，唯有紧贴向日葵地边的眉毛蒿，活得恣意快活，米粒大白色碎花在阳光下怒放，将一球一球浓烈、奇异的香气送进向日葵地里。它们天生狡猾的本领，加上每根地垅蒸发出的粘腻的热气帮助，使它们得以紧紧附在向日葵粗壮的秸秆上，一直呆到夜色来临。

树珍一钻进地里，鼻孔立时被馥郁的香气堵住，再闻不到别个植物气味。